



台尔曼狱中遗书

台尔曼狱中遗书

顾俊礼 周厚基 燕宏远译

何江校

人 民 出 版 社

Ernst Thälmann
ZWISCHEN ERINNERUNG
UND ERWARTUNG

Reim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7

* * *

《Neues Deutschland》22. Okt. 1950

根据西德法兰克福福尔贝格出版社 1977 年版《回忆与期待之间》
以及 1950 年 10 月 22 日《新德意志报》译出

台尔曼狱中遗书

顾俊礼 周厚基 燕宏远 译

何江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72,000 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书号 3001·1761 定价 0.32 元



台尔曼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likely a letter or document, written in cursive script. The text is dense and fills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page.

台尔曼《给一位难友的复信》手迹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德国法西斯政府秘密杀害了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恩斯特·台尔曼。

台尔曼是一个具有崇高品质的社会主义战士。他在纳粹监狱的单身牢房中被折磨了十一年之久，却始终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在狱中写的信，都表现出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他在信中不断鼓舞同志们坚持斗争。他写道：“作为革命的战士就意味着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渝，经得起生和死的考验；意味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可靠，有坚定的信心，勇于战斗和朝气蓬勃。”“品德上要忠诚、坚定、坚强，行动上要有胜利的信心。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我们的命运，才能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伟大历史使命去履行我们的革命义务，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取得最后的胜利。”

书号 3001·1761

定价 0.32 元

我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德国劳动人民献出我的智慧、知识、经验、精力、甚至整个生命，以争取德国最美好的未来，争取社会主义解放斗争的胜利，争取德意志民族新的春天！

——恩斯特·台尔曼

出版说明

恩斯特·台尔曼 (Ernst Thälmann 1886—1944) 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劳动人民的杰出领袖，1925年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3年初，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在德国窃取政权以后，台尔曼很快被捕，先后被监禁在柏林、汉诺威、鲍岑等地的监狱。1944年8月18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法西斯匪徒秘密杀害。本书收集了他在法西斯监狱中写的两篇作品——《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和《给一位难友的复信》。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概述了台尔曼早年的生活历程，特别是关于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汉堡工人运动中的活动情况，对于我国读者了解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德共的斗争史很有帮助。《给一位难友的复信》是台尔曼写给他的同狱难友的回信，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品质和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的坚强革命信念，可以看作台尔曼的遗

囑。它不仅是研究台尔曼及德国共产党历史的宝贵史料，而且对于广大青年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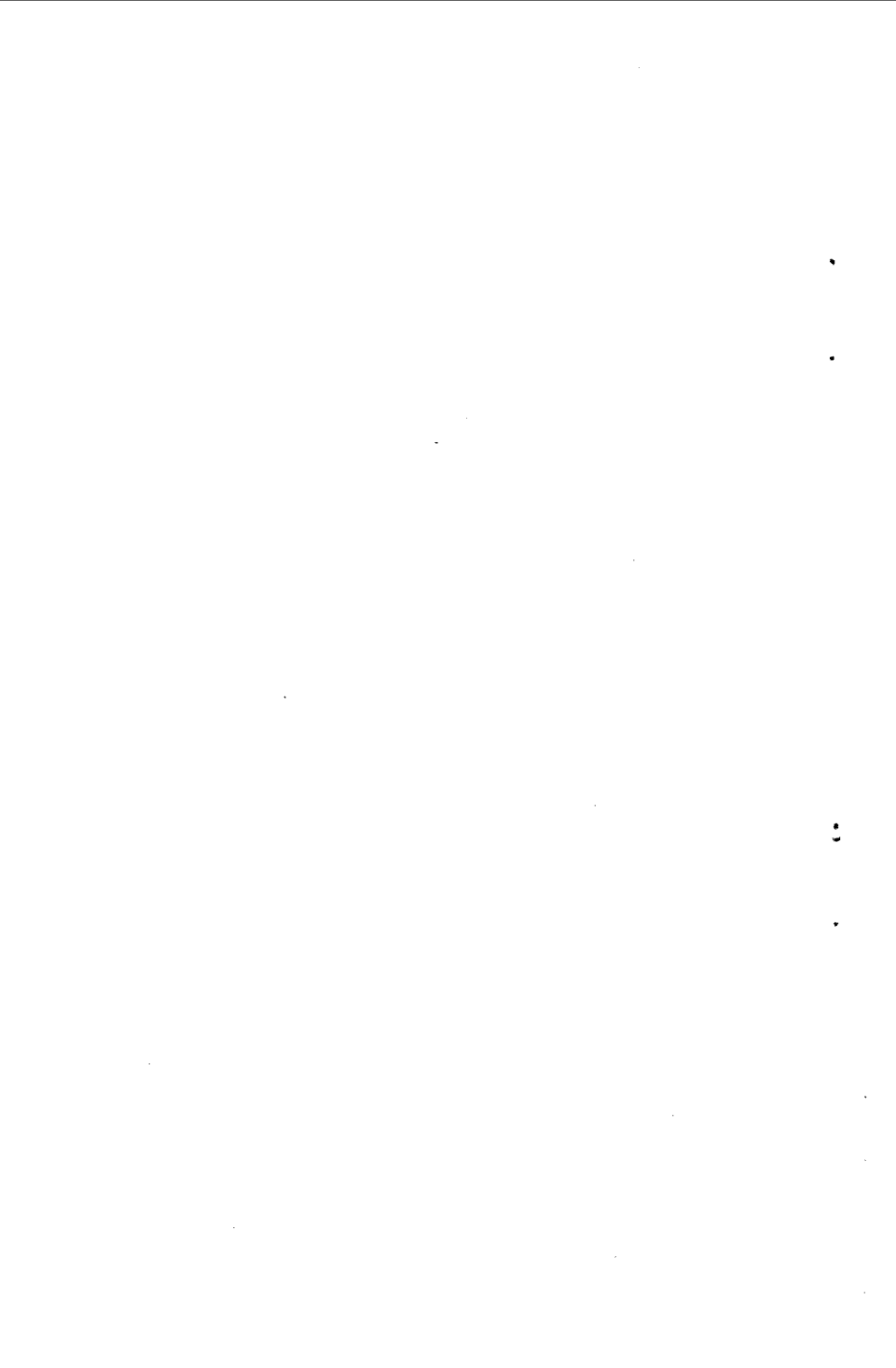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译自西德法兰克福罗德尔贝格(Röderberg)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与期待之间》一书；《给一位难友的复信》译自1950年10月22日《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为了向我国读者提供台尔曼一生革命活动的全貌，本书末附有《台尔曼生平大事记》，是根据《回忆与期待之间》的材料编译的。

目 录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	1—32
给一位难友的复信	33—76
附录 恩斯特·台尔曼生平大事记	77—129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 之前的经历*

* 这是台尔曼为在法庭上质对而写的一份简历。由于他处在单独监禁的严酷条件下，文字上未能作认真的修饰。——译者注



一八八六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汉堡市罗丁斯市场附近的阿尔滕瓦尔街六十八号一个马车夫的家庭里。

我父亲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韦德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世。

我母亲生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八日，死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她的出生地是菲尔兰德的佐伦施皮克附近的基尔希韦德。她生前曾多年在霍普芬市场上卖蔬菜和水果；这些货物是她从菲尔兰德的亲戚家以及其他菜农那儿贩来的。我父亲长期在“胡瓦克”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汉堡运输股份公司”担任领班。

我妻子于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巴格特海德附近的巴格费尔德。她的父亲是一位为人正直的鞋匠师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巴格费尔德这个地方干了三十到三十五年的修鞋活。后来，由于挣钱糊口不易，被迫停业。我们把他接到汉堡，住在我们家里，此后

就一直由我们赡养。他有八个孩子。我的父母后来放弃了卖菜、卖煤和赶车运货的营业。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也一直由我们赡养。

我妹妹弗里达已经结婚。妹夫起先是园丁，后来夫妻俩在巴姆贝克开一家小煤铺。现在又靠卖菜为生。

我是在汉堡上小学的，毕业于优选班。童年时代，我有过异常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在求学期间，我一直要帮助父母料理店内（指在埃尔贝克卖菜、卖煤和承包运输的小店）的杂务。在学校里，我学习极为勤奋。但是，由于父母经常要我帮忙照料店务，工作异常忙碌，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我学业的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虽然只能在清晨上学之前匆匆赶做功课，但我还是以成绩优异出名，受到老师们的重视。在学校里，我最喜欢历史、自然史、民俗学、数学和体育运动；我对神学课最不喜欢，或者说根本不感兴趣。

在求学时代的最后三年中，我已能区别各个老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个别老师的自由思想，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父亲的铺子里帮忙，使我很早（也许是太早了）就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是在不打算有意识地去研究人的情况下研究了各种人。我跟车去霍普芬市场、货站、港口和码头，以及煤厂等地，帮助运输家俱；陪

父亲到汉堡郊区的农民家里去买土豆和粮食。当我还是个学生时，就和父亲上啤酒馆，在那里好奇地倾听人们的各种谈论。顾客到铺子里来买东西，我就看得出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差别：工人的妻子因生活贫困和艰苦，她们的孩子有时还要挨饿，东西买得少，而富裕的顾客买东西就比较多等等。学校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上学带的面包里夹着香肠之类，足够吃饱，而有些工人的孩子却只好默默地挨饿（我经常把面包片分给那些没有面包或者挨饿的孩子们吃）。

那些穷人到铺子里来买东西的样子实在可怜，我小时候就对此深有感触。我常常对父母和妹妹谈起这些事情，但总是解不开这个谜。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都祷告上帝（我父亲正好相反，但他不是个无神论者）。我常常很认真地问我母亲，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不帮助这些穷人。这个问题使我母亲也感到为难；她的回答是：这些人命该忍受牺牲。因为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这种回答站不住脚。我对于人们备加赞颂的万能上帝的公正和他对人类的慈爱，以及用“来世”这个我难以捉摸的东西来自我安慰，统统表示怀疑，因为我每天都看到富人和穷人、有钱的和没钱的、银行家和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母亲说，穷人只有向万能的上帝祷告和祈求，才能得到

上帝的救助。这种说法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有些工人家庭曾经认真地祈祷了,可是他们的困苦并没有减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严肃地怀疑万能上帝的公正,怀疑人们可以“来世”得到永生的信仰。但是我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刨根问底。我自问,人类生活中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公正,为什么一定要用“来世”作为安慰?一方面,我怀疑世界上有什么超自然的、不可感知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更怀疑社会还有什么公理。

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动有力的直观教育,迫使我把一般的经验同已领会到的真实看法联系起来。因此,我也更加注意学校老师在教课方面的差异;同样,也非常注意我们家庭里父母之间、兄妹之间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妨碍家庭的和睦生活或者使大家感到不快)。我继续听啤酒店里各色人等的谈论,终于了解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显矛盾。此外,历史事件和经历对我的早熟以及观点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一八九六年汉堡爆发码头工人罢工时,我刚好十岁。一年以后,法国审讯德雷福斯*。一八九

*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8—1935),犹太人,法国总参谋部军官。一八九四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他犯叛国罪,被开除军

九年到一九〇二年，爆发了布尔战争**。这些重大事件引起我巨大的、几乎是强烈的兴趣。就象童年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使我有所感触那样，这些重大而生动的事件使我感觉到了世界上的不公正。此外，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所经历的一些新事情，使我更加怀疑人类究竟还有没有正义。这些新的经历从思想上丰富了我的想象，突然点燃了我那一触即发的思想火焰，使我摆脱了犹豫，比过去更明确地认识到，丹麦国内一定有些腐败的事情***。

此外，学生们还在汉堡诸剧院里集体看戏。我相继看了《霍姆堡王子》、《玛丽亚·斯图亚特》、《瓦伦斯坦的军营》、《皮科洛米尼》、《瓦伦斯坦之死》、《唐·卡洛斯》、《强盗》、《哥茨·冯·贝利兴根》等剧目，而话剧《威廉·退尔》最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激动不已。席勒写的这出歌颂自由的话剧，一下子消除了我的种种怀疑。这时，我的思想更

籍，判处终身流放。法国进步人士利用此案与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重新处理。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获得赦免，恢复名誉，并于1906年复职。——译者注

** 英国人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进行的战争（1899—1902）。结果布尔人失败，他们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橘河自由邦被英国人并入南非联邦。——译者注

*** 这最后一句是台尔曼引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实际上指德国，不是指丹麦而言。——译者注